



奴隶的锁链

群众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两名藏族青年的家史。在万恶的西藏农奴制度下，她們的亲人都被奴隶主折磨死了。她們从小就成了孤儿，被奴隶主拉去当奴隶，做牛馬，在飢餓、痛苦、毒刑拷打的死亡綫上掙扎。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九年平定了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后，藏族人民砸碎了封建农奴主的鎖鏈，她們才重見天日，过着新的生活。这本书生动、有力地控訴了西藏农奴主的滔天罪行，是进行階級教育的活教材。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三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19(文)138 开本787×1092 $\frac{1}{50}$ 印张1 2/25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21千字 印数00001—90,300册

定價(4)0.10元

目 录

奴隶的新生……………索朗卓玛 (1)

翻身不忘血淚仇……………次旺 (23)

奴隶的新生

索朗卓瑪

我叫索朗卓瑪，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学员，今年（一九六五年）二十一岁。听我妈妈说，我们老家原来在西藏昌都地区。妈妈是农奴的女儿，爸爸是个赶骡帮的佣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数不清的乌拉差役的折磨，就偷偷逃到了拉萨。那时候西藏人都把有大寺庙的地方当成“福地”，认为到了拉萨就有好日子过了。爸爸妈妈想方设法在拉萨街头摆了一个小摊子。当时，象豺狼虎豹的藏兵、坏喇嘛、流氓、土匪充满了拉萨，他们买东西不给钱，稍不满意就打人骂人。不久，生意做不下去了，妈妈把破烂东西卖掉，还了债，和爸爸商量

定，到山南地区租地种。当时，我只有两三岁，爸爸妈妈带着我，一路要着饭，吃尽千辛万苦来到山南。爸爸妈妈苦苦哀求农奴主，想租点地种，可是农奴主不肯，只准当佣人。当了佣人以后，农奴主见我妈妈在干活时带着我，还用糌粑喂我，就非常生气，不准妈妈带我，说不把我扔掉，就把我们全家赶走。妈妈舍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扔掉，也舍不得把我送



人，就偷偷把我装在柴筐里，藏在麦草堆里。夜间主人不在的时候，才用省下的一口糌粑喂我。我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妈妈就这样含着泪水，偷偷

摸摸地把我养大的。



不久，爸爸因为替农奴主干苦活，累得病倒了，动都不能动。为了活下去，我妈妈天天给农奴主背水、拾柴，挣得一点少得可怜的东西来养活我

们。天气逐渐冷了，爸爸病得那么重，又无钱给他医治，冬天如果住在破帐篷里会活活冻死的。妈妈急得不得了，拖着皮包骨头的身子，白天干，晚上也干，不断地苦苦哀求，才换得农奴主的一间破猪圈。我们住在破猪圈里，过了两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生活。爸爸的病越来越重，妈妈急慌了，她跑到老远山上的庙

里去求喇嘛念经。喇嘛说是中了魔，得用“仙丹”才能治好。买“仙丹”得要钱，妈妈回到家卖了东西，才买到了“仙丹”。可是，这哪里是“仙丹”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喇嘛用大小便制成的。爸爸吃了“仙丹”后，病越来越重，不几天，嘴里流着血就死了！我爸爸就是这样被农奴主迫害死的！

此后，我跟着妈妈过了两年乞讨生活。我七岁时，妈妈带着我走到另一个庄园上，苦苦哀求庄园主收留我们做佣人。庄园主看了我一眼，说：“你在这里还可以，你的女儿还不能干活，我不能白养活她！”妈妈拉着我向庄园主苦求道：“我只有这个苦命的女儿，求你积积德，一齐收下吧。”庄园主冷笑了一下，说：“我有个办法，看来这孩子也该会放羊了，叫她到西村小头人那里去放羊就行了。”妈妈还想哀求，只听见庄园主又说：“到了我的地面，一切得听我的，就这么办吧！”妈妈不敢再说什么，等庄园主走后，对我说：“孩子，你就，到西村去吧，他们会给你饭吃的，比跟妈妈受罪强，好孩子，听妈的话，妈有空就去看你。”

我爱妈，也听妈的话，就跟主人的佣人到西村去了。我走出了老远，回头看妈的时候，妈妈正在哭着用袖子擦眼泪。我又跑回来扑在妈的怀里。母女俩好哭了一阵，妈妈才狠了狠心，让我走了。我独自到了西村，主人每天叫我去田间去看麦子，我总吃不饱，又饿又困，有时在地里就睡着了，主人见了用穿着大皮靴的脚使劲踢我。

后来，为生活所迫，母亲嫁了人，和继父到林芝去谋生。我独自在主人家苦熬了两年，长到了九岁。主人只是叫我多背水，却不给增加吃的，常常饿得我有气无力。后来，继父接我去见妈妈。当我见到妈妈的时候，她已病倒了，躺在村边一个破房子里哼叫着。我一下跪在妈妈面前，妈妈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含着泪，把我的头搂在她的胸前。我哭着说：“妈呀，你叫我来，怎么不对我说话呀！”

这时，来了个恶狠狠的人，自称是本地的农奴主，说我妈中了魔，得赶快离开村子，免得给全村带来灾难。我妈连话都不会说了，哪里能走动呢！农奴主见我妈不起来，一伸手拿

起一根木头，照我妈妈身上乱打，只几下就把我妈妈打得昏死过去。我扑到妈身上直哭，见妈



腰部流血，揭开衣服一看，豺狼一样的农奴主把妈的肋骨打断了。我悲痛地扑到妈身上哭喊起来：“妈，你千万不能死呀！你要可怜我，我只有你一个

亲人呵！”当晚妈妈就惨死了。我妈妈是活活被农奴主打死的。

后来继父以十三块银洋的代价，把我卖给了农奴主当奴隶。从此，我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过上了苦难的奴隶生活。我掉进了吃人的火坑，农奴主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待，只把

我看成是个会说话的工具。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来烧火，背水，打扫屋子，刷洗尿盆，挤牛奶，喂牲口。白天上山放羊，打柴。晚上主人睡得象猪一样香甜的时候，我还得给牲口添料。有一次给主人倒茶，把茶壶打碎了。主人一边破口大骂：“你只会吃饭，不会爱惜我的东西！”一边就抓住我的小辫子，用手在我身上乱拧，拧得我青一块，紫一块，疼得我受不了，可是主人怕把她的小孩哭醒了，还不准我哭。冬天，河水结了冰，要打开冰才能背水，我没有鞋穿，光着脚板踩着冰凌，脚划了口子，鲜血



了，可是主人怕把她的小孩哭醒了，还不准我哭。冬天，河水结了冰，要打开冰才能背水，我没有鞋穿，光着脚板踩着冰凌，脚划了口子，鲜血

直流。当我走到河边沙石上，碎石很快沾到伤口上，钻到肉里，疼得我浑身打抖。主人见我走路一瘸一瘸的，还用鞭子打我，说我装病。

有一次我给主人扫地，捡到了一块糖，我象得到宝贝似的把它藏在衣袋里。到放羊的时候才敢拿出来看看，用舌头舔一下，感到香甜得要命。心想要多吃些日子，每天只舔一两下，过了八九天糖还有一半。想不到在一次扫地的時候，那半块糖从破衣袋里漏下来，被主人发现了。主人大吵大闹，骂我是偷了他们的，毒打了我一顿，说：“奴隶是不配吃糖的！”顺手把糖块扔进了便盆里。

总之，我在农奴主的眼里，只是个会说话的牲口，稍不满意，他们就会用皮鞭抽我。我的女主人是个狡猾的狐狸，还假装慈悲，见到别人就说：“你们看，这个女孩没爹没娘，怪可怜的。”其实，她最狠毒，她每次打我的时候，总叫我脱光衣服，跪在地上，打完了才让我穿上衣服。

我一年四季替农奴主累死累活地干活，生活怎么样呢？在这个农奴主家，我从九岁到十

四岁当了五年奴隶，不说吃饱穿暖，就连最坏的糍粑也只给吃个半饱。每天临上山前，主人给我一勺用草籽磨成炒得半生不熟的糍粑，吃了消化不了，常到下午就吐。天快黑的时候我赶羊回来后，只给一小碗清得照见影子的稀糊，天天喝它肚子就得拉稀。管家给农奴量糍粑的时候，常撒在石头上一些，我肚子饿得厉害，就用舌头去舔这一点糍粑面，冬天石头冻



得和冰一样，舌头往上一舔，疼得眼泪往下掉，为了填肚子，再疼也想去舔。

有时饿得心发慌，就去偷吃马料或猪食。为了折磨我，一次主

人全家把酒肉摆好，故意大吃大喝叫我看。我不敢正眼看，只得低着头看他们，女主人又打我，骂着：“你这对眼睛象个‘小偷眼！’”我受尽了侮辱，他们全家却在一旁开心地大笑。从那以后，女主人命令她家所有的人，不准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小偷眼”。我的名字“索朗卓玛”，是妈妈花了钱求喇嘛取的，“索朗”是命好的意思，“卓玛”是“仙女”的意思，“索朗卓玛”就是命好的仙女。农奴主连农奴有个好名字也不愿意，每当我听到他们叫我“小偷眼”的时候，就象一把刀子刺我的心。

我穿的更糟糕。一件粗羊毛织的氆氇袍子，还是很小时我母亲给我做的，一直穿到十四岁，又短又小，前后全是窟窿。冬天太冷，我又没有裤子穿，就想把衣服紧裹在身上，可是稍微用力拉一下，衣服就撕破了。我一年四季都没有鞋穿，夏天上山放羊和砍柴，脚被扎伤，时间久了常常流脓；到了冬天，脚常常被冻裂，没有办法，见到牛拉了屎有热气，赶紧把双脚插进牛屎里去暖一暖。



我没有睡觉的地方，不是睡在主人的厕所旁边，就是睡在羊圈外面，主人叫我睡在羊圈外面的目的是叫我护羊。那地方，山上树林里有很多

狼，要是狼来了，狼会先吃掉我，主人的羊就不会丢失了。农奴主的心多么残忍毒辣！在羊圈外边睡觉，夏天还好过，到冬天那就遭罪了，北风刺骨，雪落在身上，冻得浑身打哆嗦。可是睡在那样危险和寒冷的地方，我也不敢换地方，因为主人的皮鞭，比大风大雪还厉害！

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土地冻得裂开了

縫。我蜷縮着睡在羊圈外邊，冷得象掉在冰窟窿里一樣。我凍得實在睡不着，就起來走動走動，看見主人的大狗舒服地睡在狗窩里，好象一點也不覺得冷，我一下子想到，同狗睡在一塊不是暖和些嗎？我就偷偷地睡到主人的狗窩里去。我天天喂狗，同它已經熟了，狗不咬我，我靠在它旁邊，很快就睡着了。因為我睡在狗窩里比較暖和，第二天醒得晚了，天亮後主人在羊圈外不見我，後來發現我從狗窩里爬出來，便毒打了我一頓，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你这个小窮鬼，身上长那么多虱子，也配和我的狗



在羊圈外不見我，後來發現我從狗窩里爬出來，便毒打了我一頓，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你这个小窮鬼，身上长那么多虱子，也配和我的狗

睡在一起?!下次再看见你和狗睡在一起，就敲断你的腿!”从那以后，天再冷我也不敢到狗窝里去睡了。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我连狗都不如，狗还比我好，就禁不住偷偷哭起来，可是又不敢大声哭，主人听见了，我又要挨打。

我实在忍受不了农奴的悲惨生活，在五年的奴隶生活中，我一共逃跑过十二次。每次都被农奴主抓回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有一次，我挨了打后，在半夜里顺着一条小山路，不分东南西北地跑去。没有鞋穿，在山石中跑了一阵子，就把脚磨破了，鲜血直流，我从身上撕下一条布包扎起来继续跑。到天明，跑到了泽当。我想去要点饭吃，刚走到一家门口，就被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脖子。回头一看是主人，立刻把我吓掉了魂。主人把我拖到城外，为了使我不再逃跑，把我的辫子拴到马尾上，拖着往家里跑，就象电影《农奴》里的强巴被次仁管家用马拖着跑一样。在坑洼的草地上拖了很远，我的衣服全被沙石和野草磨破，脸也被扎伤碰坏，最后昏迷过去了。人

面兽心的主人跑累了，停下马看了看我，以为我死了，就把我扔在野地里。

第二天，邻居去打柴，发现我还有口气，又把我背回主人的家里。农奴主命令管家把我扔到厕所旁边。我躺了一个多月，农奴主没给我一口水，一口糌粑，要不是好心肠的邻居偷偷送东西给我吃，我早就死了。伤没好，狠毒的农奴主又逼着我去放羊了。主人骂我说：

“你是我花了十三块大洋买来的，你想跑，没有那么容易！”

后来听人说，拉萨来了许多解放军，他们对穷人特别好，给穷孩子馒头吃，衣服穿，还办学校叫念书呢！我听了就下决心，一定要逃到拉萨去。终于在赶骡帮的叔叔伯伯的帮助下，把我带到了拉萨。

这时是一九五七年，西藏还没实现民主改革。我到了拉萨后，起初，白天在大街上流浪，要饭吃，晚上就睡在墙脚下，有时候就和狗睡在一起。

有一次，我看见一些小孩到小学校去，忽然想起别人说的解放军办学校的事。我带着好



好奇心跟在小
学生后面，
往拉萨小学
走去，我对
那些小学生
羡慕极了。
可是到了学
校门口，我
不敢进去
了。一天，
一个胖胖的
小姑娘问我：
“你想

上学吗？你叫什么名字？”

我刚想说“我叫索朗卓玛”，但又怕得不敢说了，因为主人不准任何人叫我的名字，只叫我“小偷眼”。我含含糊糊地说：“我看你们上学真好！”胖姑娘拉着我说：“给老师说去，你也可以上学呀！”她拉着我去找到一位女老师。

那位女老师很温和地朝我走来，我却害怕



得直往后退。看看女老师我就想起了女主人，女主人有时也微笑着向我走来，可是会突然拿鞭子打我。老师拉住我的手，我吓得直打哆嗦，

老师亲切地问道：“孩子，你想上学吗？”

我想：我这个没爹没娘没饭吃的人，能和别人一样上学吗？天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吗？可是看见老师那种真诚的样子，我不知不觉就点了点头。

老师又问：“你家住在哪里？你爸爸妈妈同意你来上学吗？”

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我想告诉老师，我

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可是在旧社会里孤儿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孩子，我怕说是孤儿，不但不会让我上学，还会被别的孩子们耻笑。我就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地说道：“爸爸妈妈都愿意叫我上学，不知道你们收不收？”

那位女老师笑了：“那就好。我们的学校就是为穷人办的。你刚来，就上一年级吧。”就这样，我上了第一堂课。一个奴隶，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这不是做梦吧？当老师在我书本上写上字，告诉我这是我的名字——“索朗卓玛”的时候，我高兴得睁大眼睛看这几个字，啊，索朗卓玛，你再不被人叫“小偷眼”了！

为了不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是孤儿，表示我真的有“家”，别人放学回家吃饭睡觉，我也走出学校，每天仍然流浪在大街上，四处要饭，睡在墙脚下。

有一天放学后，老师把我喊到面前：“索朗卓玛，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低下头，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老师和蔼地抚摸着我说：

“索朗卓玛，你用不着瞒着我们了，你是个孤

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呀？咱们学校是人民政府办的，许多农奴出身的子弟，在学校可以享受助学金，咱们学校里已经有十几个孤儿了，他们在这里上学，吃的、用的、住的，全是国家供给的，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了。你知道这学校是谁办的，是毛主席叫我们办的，你知道毛主席吗？”

听到这里，我一头栽到老师怀里哭起来了。



了。老师用手帕给我擦眼泪。我感到老师就象妈妈一样慈祥和可爱，我觉得有了亲人了。

开饭了，小朋友给我两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小心

地接过来，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样又热又软又香的东西，感激的热泪掉到了馒头上。

我转身跑回宿舍里，国家已发给我铺的盖的。

从此，我跳出了吃人的农奴制度的火坑，过上了真正人的生活。

我在拉萨学习了一年多，后来党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到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来学习。这一切，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党的阳光雨露滋养下，我象一棵幼苗得到茁壮的生长。特别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中央政法干校全体学员，我亲眼看见了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以前我当牛当马，现在不仅做了国家的主人，还能看见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不叫我激动和高兴啊！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

在党的辛勤培养教育下，一九六四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由一个奴隶，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里面渗透着党的多少心血！回顾几年来我所取得的每一进步，我都从内心



更加热爱党，更加热爱毛主席。

过去，我以为天下最苦的人就是 我，但我不知道富人的心为什么那么狠毒，穷人为什么那么苦，我以为是命中

注定的。我获得解放后，心中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心想将来要好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通过党的教育，我才开始懂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道理。我知道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佛”的意志，那套害人的迷信思想是剥削阶级麻痹我们劳动人民的毒素，是要我们永远甘受剥削压迫的麻醉剂。尤其在阶级教育中，我听了许多同志讲悲惨的家史，我才知道在旧

社会不是我一个人受苦，也不是我一家人有这样的悲惨遭遇，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和工农劳动群众，所过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这是阶级苦。我一个人获得解放，一部分受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还不是真正彻底的解放，只有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群众都获得翻身解放，消灭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以后，我反复地学习有关雷锋同志的文章材料，认识到：雷锋同志所走的道路，就是我应该走的道路。向雷锋同志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他那种赤胆忠心、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思想。而要象他那样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象他那样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就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学习雷锋后，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革命责任感加强了，对自己存在的缺点也有了认识，在思想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也较为严格了，使我在

各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看看今天，想想过去，我深深懂得，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吃人的封建农奴制度就不能推翻，百万农奴就不能获得解放。我永远忘不了奴隶制度下的苦难生活，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知道，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过去我当奴隶一不小心打碎了他们一只茶壶，就被打得半死，现在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天堂”，他们做梦也是想要复辟的。我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永远不忘本，永远不忘记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造思想，为保卫我们人民的江山，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翻身不忘血淚仇

次旺

我叫次旺，西藏日喀則人，今年（一九六五年）二十二歲，是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學員。我家里原來有八口人：爺爺、阿爸、阿媽、哥哥、兩個姐姐、弟弟和我。在萬惡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下，農奴主害得我家破人亡，我八歲就成了孤兒，被大農奴主扎西強迫當了十年的奴隸，受盡了折磨和污辱。正當我走投無路，快要被農奴主折磨死的時候，黨把我從農奴制度的人間地獄里解放了出來，使我走上了光明幸福的道路。今天，我給大家讲讲我家悲慘的血淚史。

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社會，是一個領主庄

园制的极端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农奴社会。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西藏的各项事业，如修公路、办学校、办工厂、设医院等都有所发展，但由于西藏反动统治集团的百般阻挠和破坏，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他们发动叛乱之前，社会改革始终无法实行，百万农奴没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仍然陷于黑暗、穷苦和落后的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的遭遇，就是西藏百万农奴悲惨生活的一个例子。

听我阿爸说，我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木匠，在农奴主扎西家干了一辈子的木匠活，被农奴主吸干了血和汗，后来生了重病，农奴主根本不理睬，家里又没有钱给爷爷治病，他就在贫病交加之下死了。

爷爷替农奴主当牛当马苦了一辈子，农奴主扎西却说他还欠了他们一大笔债，要我阿爸偿还。当时，我家常揭不开锅，哪里有钱还债！农奴主就强迫我阿爸和哥哥去他家当朗生（朗生就是家奴，没有人身自由，受农奴主的绝对支配）。阿爸和哥哥自从当了朗生后，每

年只有过藏历年时才能回家一次。他们在农奴主家挨打受骂，连自己也吃不饱，更无法照顾家里了。

家里就靠阿妈和姐姐打短工、织氍毹、捻毛线来维持生活。她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劳动，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大概是我五岁那年冬天，家中沒有一粒粮，连野菜也吃不到，眼看我们姐妹就要餓死了，为了救我们的命，阿妈只好硬着头皮到另一个农奴主家去借粮。谁知农奴主安的什么鬼心，借给了我们五斗青稞。第二年秋天，农奴主不管我们家死活，派管家逼我们还加倍的粮食。我们吃了上顿沒下顿，哪里还得起！阿妈就向管家苦苦哀求，说等我阿爸和哥哥回来后再想办法还。那人面兽心的管家奸笑着说：“不还也可以，你的大女儿长得不错，叫她到主人家当佣人就可以抵债了！”原来农奴主借给我们五斗青稞，安的是这个坏心！阿妈一听，知道这是叫自己的亲生女儿跳火坑，就跪下哀求说：“管家，孩子太小，干不了多少活，长大了再去吧。”没人性的管家沉下脸骂道：“去你的吧！”一

脚把我阿妈踢倒在地，叫几个狗腿子把大姐拖走了。那时阿妈已怀孕几个月，哪经得起这一踢，立刻就昏死过去，半天才醒过来，从此阿妈就病了。

不久，阿妈生下小弟弟，产后又沒有吃的，我就和二姐到处去要饭，要到一点糍粑，就赶快拿回家去给阿妈吃。阿妈看着我们姐妹又黄又瘦的脸，眼里含着泪，哪里吃得下去。有时候我们什么东西也讨不到，就空着肚子回到家里，我年纪小不懂事，哭着叫肚子餓，拉着阿妈的手要东西吃，阿妈把我搂在怀里直哭，



我也哭。沒有錢給阿媽治病，加上又沒吃的，她的病越來越重，急得我們姐妹沒有一點辦法。一天，大姐突然從農奴主家逃回來了，她一進門就撲在阿媽懷裡大哭，阿媽看到大姐被農奴主折磨得不象人了，傷心地哭得半天接不上氣來，我們全家人哭做一團。阿媽又病、又餓、又傷心，當晚就死去了。我們姐妹圍着阿媽的屍體哭得更厲害了，剛生下來的小弟弟也餓得哇哇的哭叫，那副悲慘的情景我永遠也忘不了。

阿媽死后不久，阿爸和哥哥向農奴主請假回來了，他們也難過得說不出一句話來。阿爸背着阿媽的屍體，在晚上偷偷地把她扔到河裡去。阿媽死后，弟弟沒有奶吃，實在沒有辦法养活，阿爸就把他送給了別人，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我可憐的弟弟，大概是死了。阿爸和哥哥不敢在家久留，怕挨農奴主的皮鞭，就回到農奴主家去了。不久，大姐又被農奴主派狗腿子抓了回去。破爛的房子里，只剩下我和二姐兩人。

那時我大約有七歲，二姐十六七歲。二姐

有时去替人打短工。有时她找不到事，我们俩就去要饭。有一天晚上，我和二姐正在家里煮野菜吃，突然闯进来几个凶恶的藏兵。藏兵是西藏农奴主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他们随意支差，强占民房，什么坏事都干。他们如果看中了那个妇女，就在那个妇女的门上挂上马鞭，这户人家的家长就得把自己的女儿或媳妇连同马鞭一起送到藏军的住处去，不然，这家人就会遭殃。几个藏兵闯进门来，看见我家没有什么东西可抢劫，就把我二姐给抢走了。我看见藏兵凶恶的样子，害怕得躲在墙角只是哭。二姐被抢走后，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第二天，我到处去找二姐，哪里找得着！没有办法，我只好到处去要饭，到垃圾堆里去拣骨头和萝卜根吃。晚上就睡在破屋里，又冷又饿。

过了许多天，我才知道二姐被藏兵害死了。大姐知道了这个消息，在农奴主家偷了一点糌粑跑回来看我。那天，阿爸的亲兄弟拉巴叔叔也来了（他是个贫苦的木匠），我好久没有看到亲人了，心里特别高兴。我们围坐在一起喝稀糊糊，这样的东西我好久也没有吃到了。我们

正喝着稀糊糊，突然门被人猛地推开，我一看门口站着的是几个藏兵，想起刚被他们杀死的二姐，我全身就发抖。这些魔鬼闯进来，就把我大姐连拉带推地抢走。拉巴叔叔追上去拉住



大姐。灭绝人性的藏兵，抽出长刀，向我叔叔右手砍了一刀，叔叔的右手被砍断了。可怜的叔叔昏倒在地上，血不停地流，后来邻居把叔叔抬回他家去了。第二天，一个放羊的人在一个沟里找到我大姐，她已被糟塌得不象样了，两只眼睛没有了，不知是被藏兵挖去的，还是被老鹰啄去的，手上流着血，但还没有断气。

放羊人帮我把大姐背回来，我扑在大姐身上痛哭。她口里吐着白沫，讲不出一句话来，没有多久就断了气。没过几天，叔叔也死了。就



这样，我的大姐、二姐和叔叔一个一个地被野兽们平白无故地杀死了。

从此，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生活着。病了，无人管；饿了，没有人过问。过了几个月，阿爸回家来了，当他知道两个姐姐和叔叔惨死的事，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一个人在家无人照管，生活多苦啊，我真希望阿爸从此再

不离开我！可是还没过几天，农奴主又派狗腿子来抓阿爸，不管我怎么哭，阿爸还是被抓去了。阿爸爱我，可是他无法照管我，抚养我。从此，象冰窖似的破房里，又只剩下我这个死活无人过问的孩子。

我哥哥的命运怎样呢？哥哥那时二十多岁，由于成年累月象牛马般地替农奴主干活，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挨打，也很瘦弱。他实在无法忍受农奴主的折磨，就几次逃回家来，可是没过多久又被抓回去了。在大姐死后的第二年冬天，有一天下大雪，刮大风，人们冷得都不敢出门，狼心狗肺的农奴主却要我哥哥上高山去砍柴。哥哥衣服单薄，怎能冒着这么大的风雪上山呢？可是违背了农奴主的话也没有活路，哥哥只好忍气吞声，早晨喝了一点稀糊糊，拿了一根捆柴的带子，冷得战战兢兢地就上山了。哥哥去砍柴的那座山又高又陡，又是下雪刮风天，哥哥早上出去，晚上还没回来。阿爸急得不得了，想去找哥哥，可是农奴主不答应。过了两天还不见哥哥回来，阿爸就哀求农奴主准他去找哥哥。没有人性的农奴主

说：“你就耽心你的儿子，不管主人的活，你儿子死不了。今天答应你去一天，你去了要把柴背回来。”农奴主只管他的柴，根本不管农奴死活。阿爸回来把我带上山去找哥哥，上午我们到山上找遍了也没看见哥哥的影子，阿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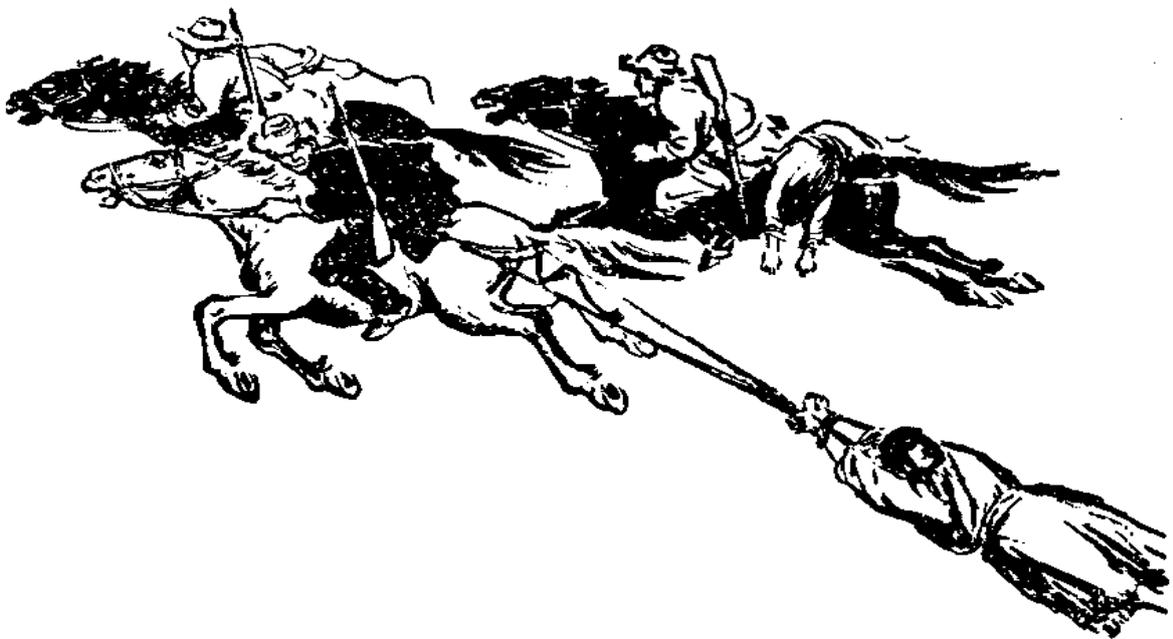


哭着说，可能是出事了。下午在一条山沟里，我们才找到了哥哥捆柴的带子和一捆柴，旁边还有血迹和一把头发。阿爸看到这情况，估计哥哥可能是从山上摔下来死的，尸体大概被野兽吃掉了。看见那副惨状，阿爸心里万分难过，痛哭起来，我也跟着哭。最后阿爸才拣起哥哥的一把头发，背上那捆柴，带我到主人家去。农奴主听说我哥哥摔死了，竟然毫不动情地对阿爸说：“你死了一个孩子有什么要紧，你那么穷，死了可以给你减轻负担，可惜的是少了一个给我干活的人。”农奴主的心有多狠毒呀！

阿爸眼看着亲人一个一个都惨死了，想带我跳出这吃人的火坑。他越想越害怕，一天夜里，阿爸就偷偷带着我逃跑了。我们也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才有活路，我们白天不敢走路，怕主人追赶，只有晚上走，高一步，低一步，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逃了两天，没有吃上一点东西。

一天晚上，我们逃到一个村里，一个贫苦农奴十分可怜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一间破房里，还给了我们一点糌粑。我们跑了两天，累

极了，正躺下，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马蹄声，我们想一定是农奴主来追赶我们了，心里都吓得蹦蹦地跳。马蹄声急速地跑过去，我们父女才放心。可是不一会，马蹄声又回来了，似乎越来越近了，我害怕得抱住了阿爸。猛然门被踢开，闯进来农奴主的几个狗腿子，他们又是骂又是打，把我和阿爸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把我绑在马背上，把阿爸用绳子拖在马尾上，往农奴主家里跑。开始，阿爸还能大声地叫喊着，后来声音小了，听不到了，大概昏死过去了。我在马背上挣扎着，哭叫着。



到了农奴主扎西家，他们把阿爸扔在地

上，用冷水泼醒，农奴主狠狠地骂道：“穷鬼，好大的胆子，想逃跑，给你尝尝老爷的厉害。”说着就用皮鞭抽打阿爸，阿爸又昏死了过去。阿爸醒过来后，他们又给阿爸带上脚钉手铐，把他关到监牢里。那些豺狼又把我毒打一顿，然后赶出门。我们原来想逃出虎口，现在又落到他们的魔爪里，处境更悲惨了。

有一天，我讨到一点酒糟和糍粑，舍不得吃，带着偷偷去看阿爸。监牢门口坐着个守牢的人，我就去哀求他，他也是个穷苦人，就让我进去了。监牢里只开了一个小窗口，暗得很，不通空气，里面的味道实在难闻，叫人头痛，想吐。我一进去，看见阿爸躺在地上，呻吟着，就扑过去哭着叫阿爸，一摸阿爸那件穿了几十年的又破又脏的老羊皮，上面粘糊糊的，原来农奴主已把我阿爸打成一个血人了。阿爸不能动弹，痛苦地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不要哭了，阿爸快死了，你自己找活路去吧。”我哭着说：“阿爸，你不能死，你死了谁来看我。我要了点酒糟和糍粑，你吃吧。”阿爸一听，就哭起来了。我不敢多耽，怕被农奴主看

见，就离开了牢房。走时我对阿爸说：“阿爸，我以后常来看你。”



过了两天，我又偷偷去看阿爸。监牢门关得紧紧的，门口也没有守牢的人。当时我心里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又可以看见阿爸了，害怕的是被农奴主发现。我悄悄走到监牢门口叫阿爸，根本听不到回答声。我大声叫，里面还没有一点动静。我心里紧张起来，想办法爬到监牢小窗口一看，只见阿爸直挺挺地躺在地

上，我用双手捶打着铁窗叫喊：“阿爸，阿爸！”不管我怎样叫喊，阿爸也不回答我了。我最后的一个亲人，也被农奴主吞噬了。

这时，我大约八岁多，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到处流浪要饭。有时什么东西也讨不到，就从垃圾堆里找骨头啃，过着和野狗一样的生活。

万恶的农奴制社会就这样残害了我家八条人命。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啊！

我这样一个八九岁的孤儿，农奴主也没饶了我。过了几个月，阿爸原来的主人大农奴主扎西，派狗腿子把我抓了去，对我说：“你爷爷和阿爸生前欠我的债，还没有还清，你家的人都死光了，这个债得要你来还。”从这天起，我就成了这个大农奴主的奴隶。自从我被拖进农奴主家的鬼门关，就象掉进了吃人的虎口，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过上一天人的生活。我在农奴主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还不如他家的狗。

一年四季，我整天象牛马似的给他们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去背水，擦地。水桶和我的

身子一般高，哪里背得动。背少了挨打，走慢了也挨打。干完这些活，喝上一碗发黑的稀糊



糊，就赶着羊群上山。放羊时，主人又不给我吃的，夏天还可以摘点野果充饥，冬天什么也吃不上。如果丢了羊，更不得了。我十一岁那年，狼吃掉了一只母羊，我害怕得要命，就逃跑了，三四天后被主人抓住，打得我死去活来。晚上赶羊回家，农奴主只给一点发了霉的又黑又硬的糍粑，吃完这点少得可怜的东西，又得背水，捻羊毛。晚上侍候主人睡着后，我才能回到又湿又臭的羊圈旁边睡觉，盖着从家

里带来的那条破烂被，冷得缩成一团，到冬天就象睡在冰块上一样。

十二岁以后，主人不让我放羊，要我去种地，干的活更多了，除了下地劳动，还得背水，背东西，侍候主人一家。干的活越多，挨打受骂也多，主人稍不满意，就打我骂我。给主人倒茶，倒多了，说我浪费了他的茶，要挨打；倒少了，又说我不尊重他，也得挨打。不仅干活挨打，有些料想不到的事，也得挨打。有一次过藏历年，农奴主家喜气洋洋，摆满酒肉大吃大喝，而我整天累得喘不过气来，根本吃不上一点东西。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墙角里，想起自己的苦难，想起死去的亲人，就伤心地哭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在睡梦中我见到了阿爸，我说梦话大声喊了几声阿爸，谁知被睡在隔壁房里的狗腿子听见了，他就去告诉女主人。这下可不得了，女主人气势汹汹地带了几个狗腿子走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小穷鬼，你知道不知道，人死后不能再叫他，过年了，你还叫死鬼的名字，给我全家人带来灾难，我剥你的皮，打死你！”象母狼似的女主

人吩咐一声：“给我打！”狗腿子就把我吊在房梁上，骂一句，抽一鞭，打得我浑身血淋淋的，我身上现在还留着那时鞭打的伤痕。

我给农奴主当了十年牛马，他们没有给我一件衣服，我穿的那件又脏又破的老羊皮和一件破毡毯，还是我大姐和二姐遗留下来的。我获得解放前，根本没有裤子穿，从来没见过鞋，脚常常流血，脚底长上了厚厚的茧，身上长满了虱子，多的地方一抓就是几十个。

我总是吃不饱，常常饿得到垃圾堆和牲口圈里去拣东西吃。农奴主家顿顿吃肉，我闻到那股香味心就发慌，心想能吃上一口那该多好，可是农奴主连一根骨头也不给我吃。农奴主养了三条大狗，专门看家的，他们每天给狗三顿饭，还给肉吃。狗睡在羊皮铺的狗窝里，到出太阳的天气，农奴主还命令我晒狗睡觉的羊皮。那些狗又大又肥，看见狗吃东西，我心里羡慕极了。农奴主的狗，要比奴隶强。

人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三分。这样的人间地狱怎样活下去呀！我想来想去，只有逃跑才是活路。但这个大农奴主有许多庄园，我逃

跑了十八次，都沒逃出他們的魔掌，每次被抓回，都被打得死去活來。



記得我十四歲那年逃跑時，被農奴主的狗腿子抓住了。他們把我的雙手和辮子捆在一起，拴在馬尾巴上拖着走。開始，我還能跟着

马走，狗腿子骑在马上回头见我还能跟上，这个畜牲便使劲打了马几鞭子，马就飞快地跑起来，我摔倒在地上被马拖着，沙石野草磨得我身上象火烧，我拚命叫喊，后来就昏死过去了。等我醒来，他们已经把我扔在农奴主的院子里。农奴主见我醒了，又用皮鞭抽打我，打够了又把我关了一天，不给吃喝。

我十六岁那年，因为忍受不了农奴主非人的折磨，又一次逃跑了。我明知道如果被抓到会打个半死，但想起那些苦难的生活我又不怕了。这次我逃到了一个长满树木的山上。山上有很多野果，我想这下可找到好地方了，饿了可以吃野果，渴了就喝溪水，可以逃出农奴主吃人的火坑了。我又一想，山上野兽很多，晚上可怎么办呀？于是就满山跑，终于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山洞。开始，我怕是狼窝，不敢进去，扔进两块石头试了试，不见一点动静，我才大着胆子弯腰进去，里面空空的，比我睡的羊圈好多了。我采了很多树叶铺在地上，又用树枝把洞口拦起来，晚上就钻进树叶堆里睡觉。深夜，听见野兽的嚎叫声，我怕得不敢呼

吸，但想起农奴主毒蛇般的皮鞭，我就渐渐不怕了。后来我采了许多野果，晒干了准备留到



冬天吃。整天吃野果，一两天还行，吃久了，肚子就痛、拉稀，浑身没有一点劲。由于摘野果，我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有一天我在溪沟里喝水，水里照着我的身影，头发象一堆乱草，脸又黑又瘦，人不象人，鬼不象鬼，我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就悲痛地哭了。光吃野果实在支持不了，过了几天，我就偷偷下山想找点东西吃，在山脚碰见一个牧羊人，他用害怕的眼光看着我，我也怕他是农奴主家里的人，就连忙逃回山上，躲进山洞里。我就这样在山

上象野兽似的过了一个多月。人越来越瘦，为了活下去，有一天我就偷偷下山摘豆吃。正在采摘，突然听见有脚步声，我一抬头，农奴主的狗腿子已经离我不远了，我没有能跑掉，没人性的狗腿子上来就沒头沒脸地踢打我，然后就扯着我的耳朵到农奴主家去。这次农奴主更狠，直打得我浑身血肉模糊。

从此，农奴主管得我更严了。有一次因为天冷，我在牛圈里睡了一个晚上，主人说我把虱子传到牛的身上了，又毒打我一顿。这样的人间地狱生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不如死了痛快，我跑出门，准备跳河自杀。到河边碰到一个讨饭的奶奶，她知道我的不幸遭遇，就劝我。这时我又想起阿爸死前对我说的话：

“孩子，我们一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要活下去。”我怀着仇恨，又慢慢地走回那个人间地狱里。在那吃人的魔窝里，我整整熬了十年。

一九五九年初，我十七岁，解放军来到我们村子。解放军来后，奇怪的是主人不大打骂我了，吃的东西也多给一点，但他们警告我



说，解放军是汉人，是来“侵略”西藏的，不许我与解放军接近。

有一天，我去河里背水，碰见一个解放军女同志给马饮水。她用流利的藏语同我说话，我不敢回答她，准备背起水就走。她却走过来微笑着帮我把水桶放到肩上。过了几天，我上山砍柴，又碰见那个解放军女同志，她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想起女主人的警告，我就低头上山了。奇怪得很，傍晚我砍柴下山，那位女同志还在山下等着我，上来接过我的柴，背下山去，捆在马背上。她还从怀里拿出一个馒头

给我吃。我十七岁哪，第一次尝到人间的温暖，我感动得哇地一声就哭了。解放军女同志给我擦眼泪，亲切地对我说：“姑娘，你有苦对我说，共产党、解放军是为穷苦人民办事的。”我心想解放军多好呀，我就把自己的苦告诉了她。



我高兴地回去，女主人发现我神情与往日不同，就追问我，我告诉她解放军帮我背柴的

事。她沉下脸说，解放军是先甜后苦，别理他们，并假惺惺地拿出一件旧藏装给我穿。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象豺狼一样的女主人突然也对我好起来了。

过了几天，我去河边背水，又碰见那位解放军女同志，她看见我脚上流脓，又没鞋穿，就把我带到她们住的大帐篷内。原来她是个医生。她把我的脚擦洗完了敷上药，用纱布包上，又拿出一双球鞋给我穿上。后来来了不少解放军，都向我热情地问长问短，一个同志还把几个肉包子塞进我手里。我活了这么大，还没过过这样的生活，感激得热泪不断地流。

背水回去，女主人见我脚上穿着球鞋，手里拿着包子，知道我到解放军那儿去了，便厉声喝住我，马上叫人把我捆起来，并且把我的球鞋脱掉，用刀切碎扔到门外，把肉包子扔给狗吃，还把粘在我脚上的纱布扯掉，用皮鞭狠狠地打我，一边打一边骂道：“下次你再接近解放军，我挖了你的心！”打够了又把我关进监牢里。三天后，才把我放出来。这时解放军有任务离开了村子，女主人又恢复了原来的面

目，剥下我身上的旧藏装，象往日一样折磨我。

解放军走了，我心里难受极了，天天想念解放军。每当我去河边背水，就想起了比父母还亲的解放军。大约过了十来天，解放军又回来了，我又在河边碰到了那位解放军女同志，我多高兴呀！她见我身上又新添了许多伤痕，亲切地关心我近来的情况，我把农奴主对我的折磨告诉了她，并请求她把我救出来。她听了十分气愤，把我带到营房里，请求上级收下我。从此，我才脱离了苦海，真正地过上了人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三月，反动的农奴主发动了叛乱。解放军行军打仗都带着我，发给我衣服鞋子，给我医治伤口，当时交通不便，部队给养有困难，但总让我吃得饱饱的。解放军同志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半年后，组织送我到陕西西藏公学学习，在那里学习了四年。一九六四年八月，又把我送到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这一切，是我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尤其是一九六四年



国庆节，我参加首都人民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看见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心更为激动。我想：一个在旧社会做牛马的奴隶，能有幸福的今天，能够来到祖国的首都学习，见到伟大的领袖，这都是由于有了共产党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深深懂得，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西藏的百万农奴就不能翻身解放，我们百万农奴就没有扬眉吐气的今天，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这个当牛马的奴隶，可能早就被农奴主折磨死了。我要永远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永远跟着

党和毛主席走。我懂得，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是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当前的阶级斗争还是复杂的尖锐的，我要百倍地提高警惕，提高阶级觉悟，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一定要永远牢记党的教导，永远不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一个可靠的革命接班人，为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